小企鹅归巢记

口 合肥 李向荣

到达新西兰的奥马鲁小镇，已是傍晚时分，街道上空无一人。我们抓紧安顿下来，匆匆用过晚餐，已是晚上八点半，天已全黑了。按照导游老周的要求，大家立刻奔向中巴车，人一落座，车就开向沿海的小企鹅自然保护区。这片保护区海滩离我们住处不远，大约十几分钟的车程。

小企鹅自然保护区，叫做蓝企鹅保护中心，是一大片被木栅栏围起、建有几栋砖瓦平房的海岸砂石区域。进入保护区后，沿着海岸，在岩石坡两边，搭架起两座阶梯状的木制看台，每座看台可容纳几百人。两座看台中间，四五十米的一片海岸坡地，是小企鹅归巢的必经之路；一片淡黄的灯光，映照着这片起伏不平的海岸，供游客观赏。喇叭里间歇地播送着保护区工作人员观测海面的情况，报告小企鹅游近海岸的距离。看台前，一个担任工作人员的志愿者，是个戴着眼镜的中国女留学生，手拿扩音器在介绍、讲解着小企鹅的生活习性和在海里的情况。当然，她也对前来观看的观众提出一些具体要求："请大家关闭相机闪光灯和手机，不能拍照！""请保持安静，不能大声喧哗，以免惊扰小企鹅。""不能阻断小企鹅归巢的路线，不能用手去抚摸或触碰。"

工作人员介绍说，这些小企鹅，也叫蓝眼企鹅，是世界上体型最小的一种企鹅。它们早出晚归，生活很有规律。真难想像，这些小精灵，每天在海里浪里游走的路程竟达六十多公里。我们好奇地打听，怎么知道它们的行踪与数量？怎么知道它们什么时候出现？怎么知道这些小企鹅晚上一定归巢？工作人员解答说，对这片区域归巢的小企鹅，每只身上都放置了遥测跟踪的芯片。归巢的小企鹅，是因为巢中还有它们的小宝宝在嗷嗷待哺呢。

在寒冷的黑夜，潮起潮落，浪花拍击的海边，小企鹅从出水上岸到它们的小巢约有三四十米的距离，摇摇晃晃、颤颤巍巍地爬上岸来，回到它们各自的小巢。这些小巢，有很多是人们为它们特意建造的小小的木盒，这些木盒三三两两错落分布在海岸边的岩石上，被泥土覆盖，露出进出的小门，每个小木盒能容纳几只小企鹅。

寒湿阴冷的海风吹得看台上的游客蜷缩着围成一团，大家抱怨着自己御寒衣物带少了，抵御不住凛冽潮湿的寒冷与海风，但还是不愿离去。至于这些小企鹅为什么到漆黑的夜晚才出水上岸呢？我以为，这是经过多少代进化而形成的动物自我防护，这时候上岸对它们最为安全吧。

晚上九点半左右，播音器里发出声音：小企鹅就要登陆了，请大家保持安静。立刻，看台上的人群变得鸦雀无声。大家一个个伸长脖子，翘首以望，可是黑暗的海面还是那个海面，凛冽的寒风还是那个寒风，哪里见到这些夜归客的身影啊？这时，一个眼尖的游客压低嗓音激动地指着前方海滩说，"在那儿！看到了！"大家的目光立刻向那个方向看过去。果然，乌压压的一片小企鹅悄无声息地从海里一下子冒了出来，瞧，它们已经登陆了！这群小企鹅约有四五十只，它们一上岸，就目标明确毫不停息地摇摇晃晃地向岸上的坡地走来；也就是说，朝我们这边看台的方向，它们三三两两、拉拉杂杂地晃过来了。高低不平的海岸岩石沙土坡地很不好走，碰上高坎，有些小企鹅爬上去又摔倒，它们打个滚，再选择其他路径继续往上前行。它们的小巢就散布在看台四周，这群小企鹅都各自认得回家的路。近了，再近了，小企鹅活灵活现地来到我们眼前，触手可及，大家屏声静息地观看着，生怕惊动这些可爱的小精灵。这些看似黑白相间的小企鹅，实际上羽毛呈灰蓝色，身躯只有一尺来长，也就是说二三十厘米，体重约有一公斤；它们很快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也有几只小企鹅歪歪倒倒地径直走到我们站立的木栅栏前停下来，它们昂着头在观察着我们，观察了一会，看我们不会伤害它；当然，它更抵不住巢中小宝宝的期盼，终于大着胆子，从木栅栏下方的空隙处钻了进来，晃到我们的脚下。一个可爱的外籍小男孩，十分欣喜地看着从脚下颤颤巍巍走过的小企鹅，可以看出，他是多么想用手去触摸这可爱的小动物啊，但他强忍住自己，不敢说话，不敢弯腰，屏住气息，让这只小企鹅从身边安全通过。小企鹅穿过我们的脚下，穿过粗糙砂石的人行通道，又没入黑暗之中。接着，又从海里涌上岸一波小企鹅，也有三四十只。小企鹅安全归巢了，它们正在哺育小宝贝，享受着天伦之乐，尽其繁衍生息的天然义务。至于企鹅喂养宝宝，我得知它们反刍的是其黄白色消化物，即将捕食到的鱼虾半消化后形成黏液，储存在自己嗉囊里，回巢后吐出来喂给小企鹅；小企鹅到长大前都以父母企鹅的嗉囊半消化的食物为生。听工作人员介绍说，当初在没建立这片保护区时，有一次，仅仅一只恶犬，跑到这片海岸就咬死咬伤小企鹅一百多只。她的介绍让我们心痛和唏嘘不已。让人欣慰的是，自1992年这个小企鹅保护中心设立至今，从起初的32对企鹅，至今已增加到约2000对。这片海滩的居民，大家自觉自愿地来担任志愿者，或为企鹅捐款、筑巢。

可以说，你只要看到这些小企鹅，就一定会拨动你心中那根柔软爱怜的弦，打心眼里喜欢上这些巧拙可爱的小家伙。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在今天的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善待他人、善待他物，不去伤害同类和异类，珍惜、保护这些柔弱可爱、憨态可掬的小生命，也就是珍爱自然、珍爱人类自身。

夜踏乡间小径

口 重庆 王东梅



有一天傍晚，我吃完晚饭后骑脚踏车回宿舍，但骑到一半，忽然有种好想到哪儿逛逛的感觉，而且希望是个安静又有点昏暗、最好不要有半个人会出现在那的地方。令我惊讶的是，这突如其来的感觉成为一种强烈的渴望，像痛风患者渴求麻药一样，我向四周望了望，刚好前方不远是片住宅区，里头一片昏暗，只有橘黄路灯和窗户透出来的橙黄灯光，而世界宛如盖上一层玻璃般，笼罩在一片寂静之中，只听见车轮压过枯叶的声音和脚踏车有规律的沙沙声响，这里应该已经符合我所有的条件了。

沉静、昏暗、无人，我叹了一口气，想微笑，却发现心里似乎有块疙瘩。这里还少了什么，如果没有这个就一定不行。我绕了一圈住宅区，不过依然一无所获，只好离开这里，继续上路。想到之前经过某个地方，印象中那里恰巧是我现在想找的。骑进去后发现确实非常安静，左边建筑物里的人下班了，留下黑黑的寂静，右边是一片草原空地，只剩下一排死白的路灯立在那。我停了下来，驻足片刻，但这里依然不是我在寻找的地方，心里像缺少了什么十分重要的东西，只好再踏上路。忽然，家乡的景象闪过我的脑海——我遛着狗，走在稻田间的乡村小道上，那是一个无月的晴朗夜晚，远方山腰上闪着橘黄灯光，我们在那驻足良久，吹着风，望着山上人家的灯火。

我恍然大悟，原来我在找的是这个，以前在家乡夜晚的散步小径。夏夜的沉静，无人干扰的小路，夜晚的黑，最重要的是在家乡的心安，消除了在异地的孤寂与沮丧。回想起来，在前几天也做了梦，我坐在一座小坡上，同为夜晚，周围宁静而祥和，我望着对面的连绵山峰，上头闪着几户住宅的黄色灯火，天空一点一点地闪着星星。我坐在那，心像块平躺在海底的石头，安心而踏实。那个影像闪过我的脑海后才发现，梦中的景色，正是家乡的风景。

察觉这件事后我回宿舍，毕竟在外头是什么也找不到了，但最让我惊奇的是潜意识告诉我的事，那是我未曾知道的，我的大脑完全不自知，内心却透过梦境向我显示，之后我开始出现令自己不解、莫名强烈的行为，潜意识透过内心的感受与身体来告知我的理性。

其实我们做什么事都有其原因，但那埋藏在我们心里，我们的内心像片广袤的森林，难以深入探寻，有太多的未知和谜，我们只能看见在森林边的景色，但那会透露出森林中的讯息，如果多加留意，可以更清楚自己，了解并去面对问题。

十里碧荷

口 明光 贡发芹

十里碧荷盛景在哪里？在皖东明光市境内省级自然湿地保护区女山湖上游。明光的市树虽是桂花，但明光却有十里碧荷美景。再过一个月就是在明光观赏"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美景的最佳时机，不过"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嘻嘻钓叟莲娃"的意境尚需人工点化，这也是十里碧荷好寂寞的原因所在。

爱荷花是古今中外墨客癖好，中国文人尤甚。我虽算不上真正的文人，但同样有此癖好。我只知道明光有大片荷花，位于明光之北、抹山之南的东风湖坝下，东风湖堤坝南北长约一千二百米，堤坝中间有一接近垂直至池河的矮坝，矮坝东西长约六百米，两边全是荷花，一望无际。我一直以为这里是明光荷花最繁盛的地方。

然而我错了。两周前，我随一个车队自一〇四国道池河大桥右拐，沿池河右岸防洪堤行进至抹山，这里是池河曲折的九道湾下端，堤坝之内为戴湾、柳湾、史湾、许家湾地段，原来全是池河滩涂湿地，曾一度筑圩种粮，近些年来，又恢复了原始生态。堤坝靠近抹山之处系古代洪庙集，康熙初年大水，已沉入河底，这里就是我带厦门亲戚小孩来游玩的那两个巨型荷花池。荷花池东面就是东风湖堤坝，我们就是自抹山沿东风湖堤坝经朱元璋出生地赵府的二郎庙边上返回明光城区的。

一周后的下午，我说服千金等人陪同我再次实地观赏。驱车沿上天原路池河防洪堤北行，边走边停，并多次下车，但见碧波万顷，郁郁葱葱，波上点缀着洁白的荷花，亭亭玉立，随风摇曳，婀娜多姿，数不清的白鹭在碧波上翻飞，悠然飘逸，郁郁葱葱的碧荷因而充满了生机。车到抹山脚下，本打算返回，但兴致未尽，于是提议沿抹山北面河边新修的柏油马路继续前行，河边荷花池依旧一个接着一个，大小不一，大约行进两三公里路程，到达抹山北头。下车后，我惊叹了，我们到了焦城圩——南北朝时期的古城遗址了。几经沧桑，而今三千五百亩面积的焦城古战场已变成了圩区，整个焦城圩全是荷花，满目葱翠，心旷神怡！



我在想，明光的十里碧荷乃自然景象，人们种荷价值在于收获莲藕，销往市场获利，还没有人重视利用十里碧荷的观赏价值。如果将这里精心规划、超前设计、刻意包装，铺设一条观光栈道从每个荷花池中心穿过，修建几处观光休闲亭台，打造成一个特色旅游景区，那不是更有价值吗？